

新唐書

冊五

唐書卷七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

宗室

太祖八子長延伯次真次世祖皇帝次璋次繪次禕次蔚次亮

南陽公延伯蚤薨無嗣高祖武德中與六王同追封

譙王真從太祖戰歿無嗣

畢王璋仕周爲梁州刺史與趙王祐謀殺隋文帝不克死生二子曰韶曰孝基
韶死隋世武德時追封東平王生子道宗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範高祖卽位授左千牛備身略陽郡公裴寂與劉武周戰
度索原寂敗賊逼河東道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王登玉壁城以望謂道宗曰
賊怙衆欲戰爾計謂何對曰武周席勝剡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摧之且烏合
之衆憚持久若堅壁以頓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禽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旣

而賊糧匱夜引去追戰滅之出爲靈州總管時梁師都弟洛仁連突厥兵數萬傳于壘道宗閉城守伺隙出戰破之高祖謂裴寂曰昔魏任城王彰有卻敵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王始突厥郁射設入居五原道宗逐出之震耀威武斥地贏千里貞觀元年召拜鴻臚卿遷大理太宗方經略突厥復授靈州都督三年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賜封六百戶還爲刑部尙書吐谷渾寇邊靖出崑丘道詔與侯君集爲靖副賊聞兵且至走嶂山數千里諸將欲止獨道宗請速追靖曰善君集未從道宗以單師進去大軍十日及之吐谷渾拒險殊死鬪道宗陰引千騎超山乘其後賊驚遂大潰徙封江夏授鄂州刺史久之坐貪贓帝聞怒曰朕提四海之富士馬若林如使轍跡環天下游觀不度采絕域之玩海表之珍顧不得邪特以勞民自樂不爲也人心無藝當以誼制之今道宗已王稟賜多而貪不止顧不鄙哉乃免官削封戶以王就第明年召爲茂州都督未行拜晉州刺史遷禮部尙書侯君集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爲戎首帝問所以知必反者對曰見其忌而

矜功恥爲房李下官尙書常鬱鬱不平帝曰君集誠有功材無不堪朕寧惜爵位邪第未及耳不宜輕億度使自猜危旣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帝將討高麗先遣營州都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曰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東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帝曰實育之勇何以過賜金五十斤絹千匹乃詔與李勣爲前鋒濟遼拔蓋牟城會賊救至道宗與總管張君乂領騎裁四千虜十倍皆欲浚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爲前軍當清道迎乘輿尙何待勣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勣合擊大破之帝至咨美賜奴婢四十口乃築拒闔攻安市城闔毀傳城道宗失部分反爲賊據帝斬其果毅傅伏愛道宗跣行請罪帝曰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遂置不問在陣傷足帝親加砭治賜御膳還以疾辭劇就閑改太常卿高宗永徽初房遺愛以反誅長孫無忌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誣與遺愛善流象

州道病薨年五十四無忌等得罪詔復爵邑道宗晚好學接士大夫不倨于貴國初宗室唯道宗孝恭爲最賢子景恆封盧國公相州刺史道宗弟道興武德初爵廣寧郡王以屬疏降封縣公貞觀九年爲交州都督以南方瘴癘恐不得年頗忽忽憂悵卒于官贈交州都督

永安壯王孝基武德初得王歷陝州總管鴻臚卿以罪奪官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人呂崇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爲行軍總管攻之工部尙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隸焉筠請急攻城絕外援且當有變時懷恩挾異計給說孝基曰夏城堅攻之引日宋金剛在近內拒外彊一敗塗地不如頓兵待秦王破賊則夏自孤此謂不戰而屈人也孝基謂然會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虜官師遂大敗孝基及筠等皆執於賊謀亡歸爲賊所害高祖爲發哀優賜其家晉陽平購尸不獲招魂以葬贈左衛大將軍及諡無子以兄子道立嗣封高平王後降封縣公終陳州刺史曾孫涵

涵簡素忠謹爲宗室傳累授贊善大夫郭子儀表爲關內鹽池判官肅宗至平

涼未知所從朔方留後杜鴻漸等條土馬倉廩使涵奉牋馳謁肅宗涵既見數
奏明辯肅宗悅除左司員外郎再遷宗正少卿寶應初河朔平涵方母喪奪哀
持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蔬飯水飲席地以暝使還固請終制代宗
見其瘡毀許之服除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朱希彩殺李懷仙復宣慰河北還
爲浙西觀察使居五歲入朝拜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德宗嗣位以涵和易無
所繩舉除太子少傅山陵副使以父諱徙光祿卿未幾遷左散騎常侍以尚書
右僕射致仕累封襄武縣公卒贈太子太保子鰓貞元初爲饒州別駕妾高以
善歌入宮鰓因御醫許詠通書坐誅

雍王繪爲隋夏州總管子贇追爵河南王生道玄

淮陽壯王道玄性謹厚習技擊然進止都雅武德初例王年十五從秦王擊宋
金剛於介州先登王壯之賞予良厚討王世充戰多寶建德屯虎牢王輕騎致
賊遣道玄伏以待賊至走之轉戰汜水登南坂貫賊陣出其背復引還賊皆靡
所發命中王喜以副騎給之每赴敵飛矢著身如蝟氣益厲東都平爲洛州總

管府廢更授刺史俄爲山東道行軍總管討劉黑闥以多見褒黑闥再亂道玄率史萬寶戰下博越濔馳約萬寶繼進萬寶素少之不肯前曰吾被詔以王兒子名大將而軍進退實在我今其輕鬪若大軍竭馳必陷濔莫如以王咱賊我結陣待之雖不利王而利國也道玄遂戰歿年十九萬寶爲賊所乘舉軍潰身獨免太宗追悼曰自兵興兒常從我每見我深入輒克故慕之惜其少遠圖不究哀哉因流涕贈左驍衛大將軍及諡無子以弟道明嗣王遷左驍衛大將軍貞觀十四年與武衛將軍慕容寶節送弘化公主於吐谷渾坐漏言主非帝女奪王終鄆州刺史六世孫漢

漢字南紀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辭雄蔚爲人剛略類愈愈愛重以子妻之擢進士第遷累左拾遺敬宗修宮室舶賈獻沈香亭材帝受之漢諫曰以沈香爲亭何異瑤臺瓊室乎是時王政謬僻漢言切多所救補坐婁訐出佐興元幕府文宗立召爲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論次憲宗實錄書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子德裕惡之會李宗閔當國擢知制誥稍進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初德裕貶袁州

漢助爲排擠後德裕復輔政漢坐宗閔黨出爲汾州刺史宗閔再逐改州司馬
詔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數歲徙絳州長史遂不復振大中時召拜宗正
少卿卒始漢爲中丞表孔溫業爲御史及漢晚見召溫業已爲中丞每燕集人
以爲榮

郇王禧爲隋上儀同三司生子叔良德良幼良長平肅王叔良武德初例王鎮
涇州捍薛仁果仁果內史令翟長孫以衆降於是大饑米斗千錢叔良不恤士
損糧以漁利下皆怨仁果知之陽言食盡去遣高墪人詭降叔良遣驃騎劉感
受之未至城三烽發仁果兵自南原譟而還大戰百里細川感爲賊執叔良懼
悉出金勞軍委事於長孫乃克安久之突厥入寇詔叔良率五將軍擊之中流
矢道薨贈左翊衛大將軍靈州總管子孝協嗣

孝協始王范陽俄降爲郇國公魏州刺史麟德中坐賊抵死司宗卿隴西王博
乂等爲言於高宗求貸帝不許遂自殺弟孝斌爲原州都督府長史生子思訓
爲江都令武后多殺宗室思訓棄官去中宗復位以耆舊擢宗正卿封隴西郡

公歷益州都督府長史開元初進彭國公加戶滿四百進右武衛大將軍卒贈秦州都督陪葬橋陵思訓善畫世所謂李將軍山水者弟思誨爲揚州參軍事子林甫自有傳

新興郡王德良少以疾不任職薨贈涼州都督孫晉先天中爲雍州長史治有名襲王坐豫太平公主謀被誅改氏厲晉就刑僚吏犇解唯司功參軍李撝從王如宅日晉死哭其尸盡哀姚元崇歎曰樂向儔邪擢爲尚書郎

長樂郡王幼良資暴急高祖數曉勸不悛有盜其馬者輒殺之帝怒曰盜信有罪王而專殺可乎詔禮部尚書李綱召宗室卽朝堂杖之百乃釋去爲涼州都督嘯不逞爲左右市里苦之太宗立或告王陰養士交境外詔中書令宇文士及往代并按狀士及繩之急左右恐欲劫王由間道趨長安自明不卽北奔突厥士及露劾帝復遣侍御史孫伏伽鞠視無異辭遂賜死六世孫回別傳

蔡烈王蔚爲周朔州總管生子安哲

西平懷王安仕隋爲右領軍大將軍封趙公武德時例王生子琛孝恭瑊瓌

襄武郡王琛字仲寶木訥少文隋義寧初封襄武郡公與太常卿鄭元璫持女
伎聘突厥始畢可汗約和親始畢禮之贈遺蕃渥遣骨吐祿特勒隨琛入獻授
刑部侍郎武德初始王歷利蒲絳三州總管宋金剛陷滄州稽胡多叛詔琛鎮
隰州政寬簡爲夷夏愛便薨子儉襲王例降爲公

河間元王孝恭少沈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
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摯賊也請阮之孝恭曰不
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明
年拜信州總管承制得拜假當是時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
王趙郡以信州爲夔州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
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
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
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
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刼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卽

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旣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
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孝恭治荆爲置屯田立
銅冶百姓利之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
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矣未幾輔公柝反寇壽陽詔孝恭爲行
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皆稟節度將發大
饗士楮水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
物無重諸君憂公柝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楮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
盡飲罷衆心爲安公柝將馮惠亮等拒嶮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饒道
賊饑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
兵卻賊追北且囂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鎮
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柝窮棄丹陽走騎窮追生禽之江南平璽書褒美賜甲
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口寶玩不貲進授東南道行臺左僕射行臺廢更
爲揚州大都督孝恭再破巨賊北自淮東包江度嶺而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夸

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廬傲自衛或誣其反召還頗爲憲司鑄詰旣無狀赦爲
宗正卿賜實封千二百戶歷涼州都督晉州刺史貞觀初爲禮部尙書改王河
間性奢豪後房歌舞伎百餘然寬恕退讓無矜伐色太宗用是親重之宗室莫
比也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歿
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爲它人所利十四年中歿暴薨年五十帝哭之慟贈
司空揚州都督及謚陪葬獻陵始隋亡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騎
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勳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子崇義晦崇義嗣
王降封譙國公歷蒲同二州刺史益州都督府長史有威名終宗正卿晦乾封
中爲營州都督以治狀聞璽書勞賜遷右金吾將軍檢校雍州長史摧擢姦伏
無留隱吏下畏之高宗將幸洛詔晦居守謂曰關中事一以屬公然法令牽制
不可以成政法令外苟可以利人者行之毋須以聞故晦治有異績武后時遷
秋官尙書卒贈幽州都督初晦第起觀閣下臨肆區其人候晦曰庶人不及以
禮然室家之私不願外窺今將辭公晦驚遽毀徹之子榮奉吳王恪祀

濟北郡王瑒武德中爲尚書左丞例王終始州刺史

漢陽郡王瑒始爲郡公進王高祖使持幣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親事頡利始見瑒倨甚瑒開說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隨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瑒來悔不少屈之當使拜我瑒伺知之旣見頡利卽長揖頡利怒留不遣瑒意象自若不爲屈虜知不可劫卒以禮遣遷左武侯將軍代孝恭爲荊州都督政務清靜嶺外酋豪數相攻瑒遣使諭威德皆如約不敢亂後例爲公長史馮長命者嘗爲御史大夫素貴事多專決瑒怒杖之坐免起爲宜州刺史散騎常侍薨

濟南郡王哲爲隋柱國備身將軍追王子瑗

廬江郡王瑗字德圭武德時例王累遷山南東道行臺右僕射與河間王孝恭合討蕭銑無功更爲幽州都督瑗素懦朝廷恐不任職乃以右領軍將軍王君廓輔行君廓故盜也其勇絕人瑗倚之許結婚寄心腹時隱太子有陰謀厚結瑗太子死太宗令通事舍人崔敦禮召瑗瑗懼有變君廓內險賊欲以計陷瑗

而取己功卽謂瑗曰事變未可知大王國懿親受命守邊擁兵十萬而從一使者召乎且趙郡王前已屬吏今太子齊王又復爾大王勢能自保邪因泣瑗信之曰以命累公乃囚敦禮勒兵召北燕州刺史王銑與計事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今無詔擅發兵則反矣當須權結衆心若諸刺史召之不至將何以全瑗曰奈何對曰山東豪傑嘗爲竇建德所用今失職與編戶夷此其思亂若旱之望雨王能發使使悉復舊職隨在所募兵有不從得輒誅之則河北之地可呼吸而有然後遣王銑外連突厥繇太原南趨蒲絳大王整駕西入關兩軍合勢不旬月天下定矣瑗從之以內外兵悉付君廓利涉以君廓多翻覆請以兵屬誅瑗猶豫君廓密知之馳斬誅首詢于軍曰李瑗與王銑反錮敕使擅追兵今誅已斬獨瑗在無能爲也諸君從之且族滅助我者富貴可得衆曰願討賊乃出敦禮于獄瑗聞之率左右數百被甲出君廓呼曰瑗詩亂諸君皆註誤若何從之以取夷戮衆反走瑗罵君廓曰小人賣我行自及卽禽瑗縊之傳首京師廢爲庶人絕屬籍

鄭孝王亮仕隋爲海州刺史追王生子神通神符

淮安靖王神通少輕俠隋大業末在長安會高祖兵興吏逮捕亡命入鄂南山與豪英史萬寶裴勣柳崇禮等舉兵應太原約司竹賊帥何潘仁連和進與平陽公主兵合徇鄂下之自署關中道行軍總管以萬寶爲副勣爲長史崇禮爲司馬令狐德棻爲記室從平京師爲宗正卿典兵宿衛王永康郡俄徙淮安武德初拜山東安撫大使黃門侍郎崔幹副之進擊宇文文化及于魏化及敗走聊城神通追北賊糧盡願降神通不肯受幹請納之神通曰師久暴露今賊食盡克不旦暮正當破之以玉帛酬戰力若降吾何所藉手幹曰竇建德俛至而化及未平我轉側兩賊間勢必危王又貪其玉帛敗不日神通怒囚幹軍中會士及自濟北魏軍化及復振神通進兵薄其壘貝州刺史趙君德先登板堞神通忌其功止軍不進君德怒詬而還城復堅神通遣兵走魏州取攻具爲莘人所乘引却後二日建德拔聊城勢遂張山東州縣靡然歸之神通麾下多亡乃退保黎陽依李世勣俄爲建德所虜後與同安公主自賊歸及建德滅復授河北

行臺左僕射從平劉黑闥遷左武衛大將軍薨贈司空神通十一子得王者七
人道彥孝譽孝同孝慈孝友孝節孝義皆降王孝逸爵公孝銳不得封有子齊
物顯

膠東郡王道彥幼孝謹初神通避吏于郢被疾山谷間累旬食盡道彥羸服丐
人間或採野實以進神通未食不敢先卽有所分辭以飽乃藏弃以待高祖初
封義興郡公例得王貞觀初爲相州都督徙岷州以父喪解荷土就墳躬蒔松
柏偃廬柴毀雖親友不復識太宗嗟歎敕侍中王珪臨諭服除復拜岷州都督
間遣入党項諭國威靈區落降從李靖擊吐谷渾詔道彥爲赤水道總管帝厚
以利啖党項使爲鄉導其酋拓拔赤辭詣靖自言隋擊吐谷渾我資其軍而隋
無信反見仇剽今將軍若無它我願資糧將復如隋乎諸將與歃血遣之道彥
至闊水見無備因掠其牛羊諸羌怨卽引兵障野狐峽道彥不得進爲赤辭所
乘軍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州詔減死謫戍邊久之召爲嬌州都督卒贈禮部
尚書初武德五年同封者孝登爲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廣平王孝友河間

王孝節清河王孝義膠西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從昆弟子凡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尙不得茆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己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爲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

孝逸少好學頗屬文始封梁郡公高宗時四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后擅國入爲左衛將軍親遇之徐敬業稱兵以孝逸爲左玉鈐衛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帥師南討至淮而敬業已攻潤州遣弟敬猷壁淮陰僞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超衆憑險完屯孝逸會諸將議曰賊今負山攻則士無所用力騎不得騁寇救死傷夷必衆不如偏旅綴之全軍趨揚州勢不數日可破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無以示威拔衆以守則戰有闕捨之則後憂不如擊之若克超淮陰自震淮陰破楚諸縣開門候官軍矣由是以趨